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目錄

奏疏

敬陳靜攝要務疏

上乞調民力以裨邊計疏

敬陳初服十事疏

論修復河西疏

再申聯虜事機疏

敬陳修省八事疏

附修省紀事

認罪回話疏





甲子乞休疏

擬緩舉 三殿及朝門工程疏 閣試

擬東方朔陳泰階六符奏 館試

請發內帑以給邊餉疏 己酉四月館課

表

擬 上命繪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身

戰伐之事為圖示 子孫翰林院待制詹

同等賀表 洪武元年

擬唐以翰林學士李吉甫為中書侍郎與武

元衡同門下平章事中書舍人裴垕賀表

元和二年

擬講讀官請 皇太子暑月宮中視學箋

經筵講章 附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奏疏

華亭張鶴世調甫著

敬陳靜攝要務疏

奏為

聖體漸和

聖情宜悅敬陳靜攝要務以

慰中外事臣竊惟

皇上以仁孝至性為綱常宗

主當

皇太后之喪哀毀成疾今

中宮皇后之

變痛悼傷心昨者

召見輔臣叮嚀臥榻臣子聞

之靡不酸痛臣思難遣者病易動者情疾固善悲

悲益成疾欲解人倫之戚宜尋天性之歡伏讀



聖諭。中宮皇后侍奉勤敏。同朕食息起居。聖念及此。彌深悲痛。然往者既不復還。而皇太子殿下執禮之暇。時親左右。皇長孫殿下少成之歲。娛樂庭除。既足寬懷。亦稱聚順。臣竊見士民之家。或慈母見背。嚴父孤單。惟有繞膝兒孫。可開旦夕。省宇雖大。子家法不同。民間而深宮。骨肉應無二體。又惟聖躬方在。願養章奏。填委煩多。檢閱既煩。施行日滯。宜命輔臣隨事補牘。每日止奏請一件。皇上頃刻賜覽。發行事既不煩。聖心行亦不致壅積。不過數日。而大綱畢舉。萬幾常閒。至于臣下奏章。論令明白。簡約毋爲累牘。連篇既節。煩囂更便。省覽此亦節勞養性。一助臣既隨衆慰安。瞻戀猶未能已。言真情切。不禁瀝血仰望之至。

庚申四月六日 大行皇后計聞百官哭臨第  
三日 上召見輔臣于弘德殿榻前 玉音諄  
諄述 聖躬病苦狀再三甚悉。又以御手諭  
輔詳看輔臣叩頭畧言時事一二 上閉目不



甚省但 諭云遼東患在文武不和輔臣再叩  
頭而出傳 賜待飯時諭德臣鶴隨大小九卿  
候安于宮門外後一日乃上此疏越五日內官  
傳言 聖上召 皇太子 皇長孫入見手摩  
長孫頂云過爺勝祖 天顏大悅賜 皇太子  
銀二千兩亦一時盛事也臣鶴謹記于疏末

上乞調民力以裨邊計疏

奏爲乞調民力以裨邊計事臣惟今日遼左用兵  
竭天下而供一方兵無了局民無息期私竊危之

夫民無息期則百姓困兵無了局則邊疆困邊疆  
困而百姓之困乃不已則禍敗因之而起此臣之  
所大危也夫以中國濟邊疆必中國之民寬然安  
室家務耕種而後可今徵兵加餉海內騷動姑未  
論也以臣昔日使事所目擊則莫甚於畿南三輔  
之地又莫甚於遼西寧前一帶之地夫畿南八府  
天子股肱之郡也然徵調絡繹飲食若流百室晝  
驚驛夫夜竄則有援兵之苦兵符火速派戶僉丁  
募卒在迤里甲連坐則有募兵之苦荷戈忍饑亡



命山谷徬徨無歸彎弓嘯聚則有逃兵之苦徵牛  
徵車解夫解匠慘同謫戍痛切剝膚則有奔命之  
苦即此而畿南財貨無絲毫留民間者矣遼東遼  
西安危相倚今急河東而疲河西弗恤也出山海  
關外其蕭條風景便同鬼方塞草連天膏腴蕪穢  
北山南海一望丘墟民安有田土乎官牌夜呼使  
事如織防護送迎酒漿供傳民安有暇日乎鞭驢  
駕牛循環來往間關芻輓頃刻靡停民安有剩力  
乎強軍設防弱軍趕運大戶供辦小戶貼錢民安

有藏蓄乎入其城堡而鷄犬無聲過其亭障而村  
烟斷絕彼河西自救其死不暇而安能勉力濟河  
東也皇皇上發百萬金濟九邊矣而臣以爲畿南  
之民不可不賑濟也皇皇上發百萬金犒遼陽矣  
而臣以爲河西之民不可不周恤也賑恤之法莫  
大于墾荒田而廣開種夫開種之利生天地間不  
生之財者也一年而民甦兩年而民足三年而民  
不可勝用矣蓋取雨露于天取膏腴于地取力耕  
于民皆因其自然而爲之鼓舞生息者也皇皇上



誠捐數十萬金以賑畿南八郡而勸之耕又捐數十萬金以給寧前河西一帶而勸之耕彼小民牛種有本雇募有人東作有時誰不各肆力于南畝不半年而禾黍成熟人人飽腹而歌舞于道途即令之供轉運給奔命亦何傷哉此亦遼左持久用兵之長計也臣考古今屯事亦備矣夫募民徙田塞下晁錯第一策也游食之民募而戰則潰散募而耕則樂就矣列隧而界以深溝使耕者有所恃而守者亦借以宿飽此充國所以制金城也建置

田官而專責其事如魏用棗祗爲都尉故事則官有專司而事易成又一策也擇將而屯如宋訥所言選諸將中智勇謀畧數人分屯所領衛兵耕作而兼訓練是又一法也揀兵而屯如葉盛所言摘戍卒不任戰事者俾事稼穡又一法也蠲除子粒而屯如胡世寧所奏凡拋荒空地不拘軍民土客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是又一法也免罪而屯如韓重華出贓罪吏九百人給耒耜牛種而歲收粟以省度支錢又一法也賜官級而屯如秦人以力耕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受爵漢人以力田賜帛但能多墾田幾百畝者即授之以官而賞賚之又一法也臣觀遼左之兵事非可一年二年而告成功者也聚十五萬之兵于一城軍士日食不貲而百物俱貴即牛運海運經年往來而寧能供其經年之用乎即百萬犒金付之遼陽而有金錢無食貨金錢寧足以爲飽乎遼左之費用如大海中外之運輸如逝波亦安有了期而得不爲中國根本計今畿南宿飽而道路之輸于遼者亦不苦于接濟矣今河西成熟而河東亦不至于斗粟千錢矣至于寬旅順之海禁以接登萊之商賈通芝蔴灣之貨船以接天津之興販萬勿疑其帶逃軍而預絕之是亦活遼一策也若夫經臣熊廷弼勞心軍務盡瘁鞠躬不皇上初政業已賞勞矣今宜再下一璽書褒諭之至於分兵屯練選將用人和睦行陣愛惜軍士扼吭搗虛出奇制敵亦望皇上并于璽書內責成之果有成功自當封爵昔漢宣帝之勞問趙充國也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



誅兵當何時得決漢元帝之勞馮奉世也曰愛吏  
士得衆心舉而無悔擒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  
轉輸之費則有司存此皆古人主激勵邊臣之功  
今也以 皇上聖明行此當亦無難以經臣忠赤  
于 天語叮嚀未必無感動民不堪再擾兵不得  
久屯惟 聖主留意焉臣憂切 國事不禁惓惓  
上瀆伏惟 皇上憐其愚忠而赦其出位亟賜採  
擇臣不勝惶悚仰望之至  
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廿七日上 泰昌皇帝本

月廿九日奉 聖旨着該部詳議具奏越翼日  
而 龍馭上賓矣痛哉

敬陳初服十事疏

奏爲敬陳初服十事以祈 聖治無疆事臣竊惟  
書稱謹終于始又曰自貽哲命言 天子萬年長  
計全在嗣服之初若能敬謹不違自然聰明日開  
睿智日長子孫萬民靡不靈長受福也伏見 皇  
上冲齡聖質茂膺 大寶臣民嵩祝惟曰萬年臣  
備位宮寮十事上獻不敢文言但取通解伏冀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呈上俯賜鑒察觸目警心自朝至夕次第採取夫  
百里始于足下放海出于源泉始事既端萬福乃  
備謹列十事于左

一曰養身臣聞仁聖之主先保身以保民帝王之  
孝必壽身以壽國無勞爾形無搖爾精黃帝所以  
制長生也不敢盤于遊田文王所以養壽命也庶  
民之身假令素封溫飽尚思節勞戒慾預防疾疾  
以庇子孫况乎天子若能檢點起居寶嗇精氣  
自然康寧多福天下盡在化日春臺此之爲樂寧

有窮盡臣謂皇上養身正在今日居深宮無嬉  
遊對近侍無褻狎凡遇快心事惟恐濫觴若見適  
意人須防引誘巧中總是斧斤甘投即爲毒藥一  
照便破一截便住自然百邪不入耳目清明此

聖帝明王第一關頭所宜靜坐三思對境覺

照也

二曰養性臣聞少成天性習慣自然凡人性原自  
中和而習氣不無濡染故周書三德之疇云沉潛  
剛克高明柔克夫克之一字明主所以脫凡近  
而齊神聖也沉潛之君有量有德但恐其柔順而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不振作故須克之以剛天德惟剛故能生萬物聖  
德惟剛故能生萬民易稱剛者自強不息之義如  
躬裁萬幾綱舉目張之類是也高明之君能智能  
勇但恐其精察而不包容故須克之以柔地以順  
而長草木海以下而王百谷柔者能順能下不亢  
不驕之義如虚心接下從諫檢身之類是也 皇  
上性體高明惟願時時檢點其習氣窒慾宜用剛  
懲忿宜用柔對燕閒遊樂宜用剛處朝講採訪宜  
用柔退小人宜用剛容君子宜用柔修明法紀宜

用剛誕敷德意宜用柔但令本念時切提醒便能  
喜怒哀樂各中其節而備中和之美也

三曰勤學臣聞帝王之學雖不在經史而在身心  
然經史者所以開發身心之奧也經以明義理史  
以通古今義理明則善惡辨而根本常清古今貫  
則法戒審而行事不亂自古帝王日與群臣講論  
經史未有不治登隆盛者也 皇上踐祚伊始正  
日新又新之時一刻千金此日難得惟願時 御  
便殿令儒臣直日輪講 親賜顧問讀書務考其



字義究其本指引證身心求諸實用讀史務觀其  
世局考其君相若何而興若何而喪以今日事證  
古人書見興則企竦思齊觀喪則動色戒懼臣又  
竊惟帝王讀書至樂無以功課自苦優悠漸進勿  
助勿忘或染翰陶情或觀物悟性或靜坐察理或  
對景會心要與儒臣不離頃刻常使心目如對聖  
賢夫細旃之樂何啻深宮理義之悅倍於聲色循  
而習之既入道域安而行之即臻聖閫矣

四曰敬天臣聞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人主至

尊制天下而人主之上天尤尊而制人主故聖政  
清明而三光順風雨時朝事濁亂而山崩川竭陽  
亢陰潦種種類應毫髮不差凡以仁愛人主而默  
動其敬畏也 皇上今日受圖膺籙爲天之子宜

蚤夜時刻如 上帝之臨無論郊享祈禱事事必  
親即如宮闈秘密一事失度得無曰愧天心歟大  
廷臨御一政失調得無曰干天和歟賞一人得無  
曰僭天錫歟罰一人得無曰濫天討歟念及 宗  
社則曰何以永天眷歟思及 聖躬則曰何以定



天保歟几席戶牖具嚴天威日用起居時謹天戒  
天非蒼蒼之天即人主之心是也人主之心有天  
所謂兢兢業業無怠無荒自然百福集而和氣臻  
萬物蘇而四夷服矣

五曰法祖臣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成  
憲者祖宗德法之所具也治天下之道用德以浸  
灌之用法以振肅之兩者皆莫備于 祖矣洪惟  
我 高皇神武開天 成祖欽文續緒德法備具  
千古無兩而臣伏覩 本朝列聖則德莫如 孝

宗敬皇帝法莫如 世宗肅皇帝然皆德不廢法  
法不傷德故二代稱隆 敬皇十八年間無事不  
修靡政不舉召見大臣商確邊務更勤密語訪問  
民情君臣熙熙諫行言聽此所以民物繁而海內  
樂也 肅皇四十五年間吏奉繩尺民遵教條邊  
疆僨事必誅長吏貪墨必黜令行如流水威伸如  
雷電而又更制改度禮神治民寅畏嚴恭夙夜無  
懈此所以朝廷振而百姓和也 皇上以 敬皇  
之德行其法則元氣固于苞桑而世亦不爲委轡



之世以 肅皇之法行其德則精神鬯于震疊而  
民亦不爲束濕之民如和顏受諫德也若分別是  
非則法矣如犒賚軍士德也若程核功罪則法矣  
如勸課農桑德也若決斷獄囚則法矣如徵擢循  
良德也若懲汰賍吏則法矣法如藥石有病則攻  
德如飲食日用不廢此 皇上治天下之大綱領  
而不可不思繩其 祖武也

六曰親賢臣聞人主求賢以自輔也易稱上下交  
而泰不交而否泰之象在乾下而坤上否之象在

乾上而坤下也君尊而和顏色以下交于臣臣卑  
而傾赤心以上交于君謂之上下交然而下交者  
親賢之謂也我朝自 高皇親近儒臣而下則有  
成祖之親三楊解縉金幼孜則有 孝宗之親劉  
健李東陽謝遷則有 世宗之親張孚敬費宏賈  
詠徐階或有銀圖書之賜或有平臺之召或呼先  
生而不名或賜御札而稱號或同遊讌而賦詩或  
跪對良久而掖之起禮數之優如家人父子而當  
時下情上通上情下達無弊不晰無利不陳是以



累朝稱爲極盛。皇上御政之始宜時時召見閣部大臣假之顏色賜之顧問與之商確政事衡量人材聞善必行知過即改自然耳目日廣德性日充于以登三咸五追蹤列聖斯拱而竢之耳。

七日納諫臣聞臺諫者帝王之血脉直言者國家之元氣也血脉要流通元氣須暢達鬱滯則潰摧削則枯古之帝王設鐸求言止輦受善正鬯元氣而通血脉也。皇上今日蒞政之初宜採聽善言而實見諸行事博收衆論而剖決其異同蓋施行

則善言乃有實用剖決則衆論不致紛紜但戒章奏無文無多以求。聖聰時覽時下是者下之部令速題覆非者下之部徐聽權衡。天子不以議論訶責人而人臣各從疏牘獻品格所謂導其流而流自清宣其氣而氣自順也。

八曰信令臣聞詔令者天子之四時也暑則必熱冬則必寒時至則行物無不應故曰四時之信夫天子之詔令不數下下則必行故百官敬共而萬民受惠若令出而上視爲具文下視爲故紙考成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三  
不設勒限不嚴積久廢格屑越特甚且或一事而前今以爲當行後今以爲當止將事之行止何憑假一人而前旨旣允其推後旨俄允其罷則人之進退何據但須詳慎于議論未決之時不宜改更于詔旨旣下之日行之務責其成施之必要諸久臣每見近來軍國大事詔旨徃徃前後背馳皆緣朝廷功令不申以致凡事紀綱不立伏願皇上勵精之始申明立限之令有旨必須奉行毋致紛紜廢閣此亦所以重朝綱而勅事機也

九曰恤民臣伏惟立國在乎得衆得衆在乎恤民國之有民猶木有根也根漑而木榮民殖而國奠矣故漢帝下詔蠲租賜帛養老史不絕書當時民務稼穡衣食滋殖也 國家自東方用兵以來天下民力竭矣而又加以東南荒旱西北蝗災民不耕收日疲奔命 皇考奉 神祖遺命發內帑二百萬犒賞九邊而中原之民加兵加餉自若也 皇上今日布政方新宜大沛德意免海內今年新稅之半而出內帑百萬以補之又發內帑數十萬



以賑西北及遼東關外之民而勸之耕此種德意  
天下父老百姓喁望已久 皇上初政行此是收  
拾人心之大機括也夫天子于百萬金錢何有所  
少者父老懽呼民心闔悅耳且養民力以供朝廷  
之輓輸厚民生以佐邊疆之軍實小往而大來其  
利澤何啻倍屣至于各省直獄囚久滯囹圄宜遵  
先帝近日釋放刑部重囚減歿充軍之旨諭令恤  
刑諸臣原情減等使沉獄一空此後每年殊歿不  
赦者必量決一二以正國法以儆衆心使之樂更  
生而畏三尺是亦恤民之一端也

十日持體臣竊惟立國之初先持大體以孝治天  
下以厚風人心帝王之大體也如生如存孝之至  
也包含徧覆厚之至也人臣以防微杜漸爲忠聖  
人以推恩廣孝爲德我 皇上政事維新海內瞻  
仰此時舉動正宜情法兼用仁義雙行于麗日當  
陽之時沛甘雨和風之澤光昭 前人之令德忻  
慰 在天之神靈但今宮地肅清恩錫不妨從厚  
祇應處置盡善旣往不必追求古來精明兼渾厚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爲難末世英斷惟操切爲戒况乎立愛立敬始于  
家邦萬年履端尤宜厚積大臣輔養正培此莫大  
根基小臣對揚全憑此一點種子臣實祇承  
德愛惜 國體而敢爲此諄諄也

右臣所獻十事雖係常言然帝王致治千古誠不  
易此臣見御史顧造流涕述 皇考大行皇帝憑  
几遺音曰卿等盡心扶持 皇長子做個堯舜臣  
一聞之不覺慟哭痛絕夫 皇考以堯舜自期故  
用人行政惟日不足乃至彌畱之際以至屬望我

皇惟願 皇上體 皇考未酬之心行 皇考欲

竟之事念 皇考發帑犒邊則思今何以張皇六

師念 皇考停革稅監則思今何以輕徭薄賦念

皇考批答如流則思今何以剖別是非念 皇考

起廢山林則思今何以信任耆碩念 皇考矜釋

重囚則思今何以化幾刑措 皇上誠以堯舜自

待則四海便再見唐虞 皇考朞月而開其先

皇上萬年而竟其業傳之千古流聲無窮至于宮

禁起居 冲聖孤立內保外傳必須得人雖閣部



保駕止在一時而擁護主持必有長計可疑之人勿進易悅之輩勿親每日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願皇上出總萬幾如神明入坐深宮如處子志氣清明德施鴻沛貽萬年無疆之休臣因差往山東南直地方瞻天暫遠謹獻狂愚不禁戰兢祈望之至

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七日臣鼐再以告新主昌皇帝計差往山東南直陳十事以獻新主十二日辭朝十三日奉聖旨這所奏有關

朕躬知道了

### 論修復河西疏

奏爲河西決不可棄西虜決不可絕懇乞聖明速賜神斷遣官撫諭命將屯守以聯虜情以固邊圉事臣竊觀今日謀事之患莫大乎有成心而無專見有成心故牽於此是彼非之口而不量國之所重無專見故不能察事之情形而急圖其一失不復之機今日之遼事兵費幾十萬而竟無一兵之用餉糜數百萬而竟無一餉之存至於內帑空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虛而猶以發帑爲美名民間騷動而猶以調募爲  
美事全遼化爲虜穴而巴蜀尋于戈矛京師已旦  
夕阽危而 廟堂尚束手無策然自正月下旬警  
報疊至而猶得偷安如昔者此天幸非人力也近  
日小臣橫口紛紛大臣疑畏不決只爲經臣主守  
撫臣主戰然戰旣棄城而守亦內遁雖袒分左右  
而禍同覆舟不知此皆有曲而無直有罪而無功  
不足爲諸臣分門戶競口角也臣所論者獨 國  
家安危之大勢夫奴雖日夜窺廣寧而謂奴安然

得有其廣寧則奴必不能以西虜爲之爭也若論  
西虜則不惟不肯以廣寧付奴而且不樂自有其  
地何則以諸虜貪市賞之利斷不能自絕于中國  
也今奴得廣寧而虜失市賞料非虜之本情即虜  
得廣寧一帶空地而自斷其常年市賞之厚利則  
又決非虜之本情蓋夷無定主犬羊相噬投骨于  
地信然而爭虎墩兔憨爲西虜帝制諸部落即奴  
亦屬之往年憨祖父嘗垂涎我貢市王爵欲求如  
俺答故事而不得每抱恨終身豈肯坐視奴帝遼



陽甘自斷其衣食之路乎且以廣寧錦義至前屯  
山海一帶而論之其市賞之口有高臺堡有興水  
縣堡有鎮遠關有大福堡有大康堡等處其河西  
諸虜如革蘭泰一種凡八枝共四十首而領市賞  
則高臺興水縣二堡係寧前者也土蠻憨一種凡  
九枝共三十首而領市賞則鎮遠關係廣寧錦義  
者也駿塔必一種凡十枝共四十首而領市賞則  
鎮遠關與大福堡也其大委正一種凡三枝而領  
市賞亦鎮遠關也其克石炭一種凡三枝共九首  
而領市賞亦鎮遠關也其鬼麻一種凡五枝小反  
青一枝市賞則大康堡額參委正一枝市賞亦鎮  
遠關耿耿反青青反青石保赤丑庫兒三枝亦大  
康堡其五路台吉一種凡七枝共十八首而領市  
賞亦鎮遠關其把伴一種入于泰寧凡二枝共十  
六首而領市賞亦鎮遠關泰寧諸夷虎喇赤一種  
五枝長男速把亥一枝凡二十三首直廣寧海州  
西平東勝東昌等堡而領市賞亦鎮遠關其次男  
抄花一種凡九枝共三十餘首而領市賞亦鎮遠



關此皆以廣寧至山海關一帶地方爲市口者也  
惟遼陽長安堡新開木市而伯要兒宰賽一種五  
枝共六十酋其市賞由新安關則在遼瀋地方耳  
此遼夷之大畧臣得之昔年撫臣周永春全遼圖  
冊底本中俱覈實可考信者也臣常思夷狄惟利  
是求部落旣衆市賞各有分地我之布帛鍋口等  
物皆彼虜中日用所需而彼松木馬牛羶革非與  
我市則無所售此其藉我邊鄙以爲生非一日矣  
即一部思逞而各部亦決不相從此亦事理之易

見者以臣料之廣寧旣不爲奴所據而虜必挾廣  
寧以邀我之厚賞我旣力不能守廣寧奴未至先  
潰而西虜完而歸我則雖數十萬金犒賞亦何足  
惜若乘此機會命差去尚書張鶴鳴遣一才幹膽  
力使臣與之要約令其長爲我護邊借以扞奴而  
可永戢其零寇犯捨之患則河西日靜而我邊備  
日修如昔年宣大北虜故事即加以封爵許之市  
貢可以增我邊上藩籬養我內地兵力而徐徐爲  
勦奴之計此亦國家轉敗爲功之大籌畫而奈



何以區區睚眦同異堅執不化甘心忘其國恤甚  
至近報殺西虜十一級以爲功若令虜中觖望生  
變藉口內嚮者修怨于關外而他日祇以供糜虜  
失策之罪案喪以國家河西一帶之土地貽京師  
肩背無窮之剥膚哉夫以前屯有副總兵竇承武  
寧遠有兵備張應吾二臣尚能從撫臣屯聚二三  
萬人于關外則視迤回者膽力天壤宜速下以明  
詔各獎諭加二臣一級以旌其奮不顧身之勤勞  
而令之料理寧前一帶如劉渠歿事羅一桂歿守

高邦佐殉陣自繫各宜加旌以愧生逃者至于廣  
寧城雖已空而地未沒虜若起用舊總兵李光榮  
領兵一二萬戍守其地漸圖生聚討孫得功等叛  
國之罪以靜地方仍着王化貞戴罪料理安插地  
方并聯屬西虜情形以保此河西一塊土者數年  
之後廣寧未必不屹然爲一重鎮也夫臣非敢爲  
此言以櫻鼎沸之口也凡事從以社稷起見則眼  
前禍福瞭然事機片語可決若以黨同伐異生葛  
藤于危急存亡設陷阱今利害禍福東西易向而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當事者多旁皇疑懼終日不能決一籌至于土地  
喪失而根本傾危此際暗想蝸爭究竟盡同糜爛  
所可痛哭者辜負憂勞之 聖明消磨疏通之日  
月耳夫佐闔者傷佐鼎者嘗假令外結虜情內修  
邊事而中原杜土崩之形輦下有金湯之固者亦  
諸廷臣所爲佐國鼎于不傾而共食其清和寧謐  
之實者也若其佐闔則于國事何有焉惟 皇上  
速斷而行之 九廟神靈不勝快甚臣書生不知  
大計目擊時危僭陳狂瞽不勝惶懼之至奉

聖旨西虜着行與總督行邊各官相機撫馭其餘  
該部看了來說

再申聯虜事機疏

奏爲再申聯虜事機仰祈 德音撫諭事臣竊觀  
今日朝臣如坐漏舟中不思塞罅補漏聽其漸漏  
漸沉舟中少年攘臂而成敵國篙工束手舵師落  
膽而風波乘之不可救矣殊不知轉破爲完殊非  
難事不過舵師牢把其舵篙工力撐其篙而攘臂  
者姑兩置之待罅補漏塞而歸此輩于岸則一舟



穩矣今日之東事地漸縮奴漸逼可計日而待危矣幸奴一日未至則我可偷食息于一日也而廟堂無一救焚拯溺舉動條奏連篇各奉 聖旨而全不施行視師行邊 廷遣重臣而詬詈叢集破城失地據法處分而分朋抗護薦舉推擢朝上夕下而議不歸一甚至 天子之令可撓 社稷之憂可置皆緣意見生黨與黨與生議論至議論多而憤氣毒幾不復知有公道公事矣此漏舟攘臂之勢也夫與篙者爭篙可委篙而授之乎與柁者爭柁可去柁而從之乎其或授之其或從之而篙工柁師盡魚腹矣且無論救舟之計若何而為身謀者亦甚拙也今日有不煩區畫而西虜可結為外護借其力以緩奴之入犯者惟在 皇上天語片言可當十萬師者是也西虜之戀市賞而不欲我失河西也臣前疏已言之詳矣奉 聖旨着總督行邊相機撫馭欽此而兵部已覆議行其指畫虜情比臣言更明悉矣然時勢不可姑待施行頗有機會惟斷之自 皇上則夷情悅服而邊境



安昔漢光武下河西一詔而竇融歸命恐後者以  
天子之誠能動之而明見能悅服之也說者猶疑  
廣寧之入犯西虜助之而河西逃難人口爲虎墩  
截去臣細訪之從關外來者其實不然當廣寧之  
失也助奴而來者宰賽諸種受市賞于開鐵者也  
開鐵失而宰賽爲奴擒縱其助之無怪耳其逃難  
之民過寧前而人口爲西虜邀奪者累萬家則虎  
墩以河西城堡到處灰燼而怒中國之燒絕其市  
口也此亦夷狄之本性也今頗聞其願助木構房  
歸還人口令我保守河西以不失其市賞之利此  
蓋亦本情諒非飾說也夫山河寸金今自小凌河  
至山海約有三百餘里原未屬奴而奈何棄之即  
棄之而守山海能保奴之不直犯我山海耶令虎  
墩諸部絕望于我之收復河西而坐失其市賞之  
利其又何親于我而能保其不助奴之攻我乎又  
能保其不效奴之窺我弱而入犯我乎奴勢方張  
而虜患再急將何以爲支持危哉危哉近見主事  
周鏘一疏述入貢諸虜願助我抗奴意甚懇切言



殊可信而塘報又言西虜願屯任邊外爲關門拒  
堵則虜內嚮情事愈見矣據臣愚見乞 皇上下  
一旨意令提督官宣諭見在貢夷頭目令其歸見  
虎墩道中國嘉獎其內附之誠仍遣一膽智武臣  
或同南關夷裔虎墩內親如王世忠者偕往賜  
璽書勞諭仍賞之厚幣誘以封爵訂定起兵日期  
我亦命一大將有宿名者收拾舊兵萬人出駐前  
屯寧遠等處共爲聲援令奴不得安據廣寧仍擇  
關外三百里內阻山負海之近者築牆堞截令其  
還各口截去之民構房屯住各城堡漸次招撫生  
聚而寧前之市口可續此西虜與我兩利之道也  
如此則山海無孤危之勢京師舒肩背之憂奴賊  
失長驅之形遼邊有恢復之基矣此在 皇上尺  
一之書而即可收夷人之心定中國之計也惟願  
聖明獨斷于頃刻勿復遲疑以滋異同者之掣肘  
夫難得而易失者時時至不旋踵者機譬如舟將  
覆而篙者不能持篙舵者不能持舵則惟有舟主  
人勉力自執其舵而尚可俟補救萬一也虜旣爲



我拱護山海自成天險然後以其堅壁之餘暇選  
將帥練軍實修甲乘守塚口整京師之營伍以強  
根本寬內地之民力以固元氣罷募兵之使以息  
民擾止調兵之令以弭兵變愛惜帑藏節省浮費  
在邊事則整而弗懈在朝事則靜而弗譁而  
皇上修明 祖宗之法度獨攬賞罰之大權君子  
必進小人必退赫然下令今在必行庶轉危急之  
朝廷爲清寧之世界臣愚不勝惶切祈望之至奉  
聖旨這奏內宣諭貢夷并差官勞賞事該部即議

行 天啓二年三月 日

敬陳修省八事疏

奏爲仰體 聖懷敬陳 祖德懇行修省實事以

回天變事茲者亢陽爲患民苦無秋 皇心咨嗟

深宮勤禱兼諭大小臣工齋素五日痛加修省仰

見 皇上敬天不渝憂民無斃而昨者未蒙膏雨

反得冰雹天變可畏人事宜修 臣職屬纂修齋心

供事恭聞 皇祖神宗皇帝當日御朝 聖政先

經內閣紀錄中有禱雨修省數事以類今日頗爲



喫緊輒敢仰贊德意敬錄上呈臣聞天子父天  
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而陰陽和政化垂而沴旱  
集若能昭德勵精挽回補救則堯水不害平成湯  
旱無傷允殖天人之際影響不差夫應天以實不  
以文憂民以行不以言皇上責之臣工尤宜施  
之政事宣諸詔諭必須見諸躬行至于遠考桑林  
雲漢之遺不若近尋祖武羨墻之實臣愛君念  
切夙夜不皇謹列萬曆十三年四月五月內禱雨  
聖政叅以今日亢旱修省當行事宜一曰虔步禱  
二曰蠲加派三日停內造四曰商政務五日寬言  
路六曰懲貪墨七日飭邊事八曰慎宮闈伏願  
皇上細加詳覽臣編史感事觸類引伸言不及文  
事皆從實倘深宮靜修之暇留睿覽採納之神  
次第施行誕敷德意天下臣民共仰聖德之  
美聖治之隆感天心而召和氣又不待言矣臣  
不勝狂愚祈望之至

計開

一曰虔步禱臣謹按萬曆十三年四月五月以祈



雨祭告 天地 山川 社稷等壇 南郊祭禱

十五日 上致齋于武英殿賜三輔臣從詣郊壇

布疋各備服有差十六日以詣 南郊禱雨告

奉先殿及 聖母前仍至齋于武英殿十七日昧

爽 上親御布素自武英殿步皇極門御煖閣徒

步出大明門三輔臣隨行百官皆前導至 南郊

上躬禱畢出 御幄次召輔臣九卿諭以天時亢

旱皆因天下有司官員貪贓壞法剥害小民不肯

愛養百姓以致上千天和今後還着該部慎加選

用都察院行文曉諭務令着實舉行毋事虛文將

還近侍請法駕 上仍麾却復步至皇極門御座

時行等叩頭 上慰諭而退 皇祖軫旱憂民三

齋別殿布袍薦素却輦告虔百官手額以瞻天萬

姓歡呼而就日一時盛事千古美談 皇上今日

御極方始萬民之痛在于一人倘 聖躬不憚勞

煩布素步行郊禱必能使千里來雲一朝雨澍格

蒼穹而慰民望端有賴焉書云惟天無親克敬惟

親夫敬克而皇天親皇天親而變可弭也 日文書



二曰蠲加派臣謹按萬曆本年四月十八日文書  
官李恩傳 旨天下災傷地方着蠲免錢糧一年  
大學士申時行等題見年災傷地方幸沾恩澤而  
先年災傷地方尚貽困累則帶徵錢糧是也蓋往  
歲撫按報災部議權擬暫停而帶徵於豐歲然連  
年災傷帶徵愈多而愈不能辦雖遇豐年民窮如  
故臣以爲帶徵亦當議處 上從之即諭戶部天  
時亢旱屢禱未應朕思民爲邦本今小民困苦各  
災傷地方錢糧出辦艱難朕心惻然便查各撫按  
奏至災傷重大去處覆勘明實准蠲免本年分錢  
糧其先年拖欠帶徵未完者酌量具奏定奪以副  
朕軫恤窮民至意臣竊惟昔年止因荒旱即免本  
年錢糧而并先年帶徵亦量免之况於今日遼餉  
窘迫加派倍增小民且不能完本分錢糧又何能  
完新增加派且不能完前派之額又安能完新派  
之徵敲朴日多而民生日悴夫以兵革之餘又兼  
旱魃之苦衆口嗷嗷其何忍言近雖蒙 皇上量  
蠲畿輔加派而其他江浙湖廣等處地方橫徵倍



欽自若也。皇上與其捐數十萬帑藏于二三盜臣之手充懦將債帥之腹而且盡輦于河東西以歸于奴孰若清盜臣之乾沒追逃臣之裝載核兵計餉盡塞漏卮以舒邊困而蠲此加派無名之歲額乎且以遼餉而加徵派而遼旣烏有而派餉何爲。皇上慨下此詔令海內百姓謹呼踴躍若時雨降夫橫徵免而天澤敷天澤敷而變可弭也。三日停內造臣又謹按萬曆本年四月十二日發下御史鄧鍊本傳。旨燒造磁器內有屏風等項

未燒的停止又因大學士時行言停罷燒造大龍缸五月九日發下戶部戶科請停買婚禮金兩等項各一本文書官李浚傳。旨准減免二分還買八分大學士申時行等言臣等參詳部科等疏一則謂舊例本無而頓增不貲之費恐經用益虧一則謂召買已多又加以非時之索恐買辦不給願皇上恤財愛民大爲減免以修應天之實。上使中官傳諭云先生每旣這等說准減三分之一臣竊惟今日財盡民窮又加災旱。皇上事事宜從



寬恤如深宮賞賜不妨節蓄以儲有用之財至織造買辦等項量加停罷以寬民間之力夫吳絲秦毳滇金粵珠地產其良則民茹其苦九重若加惠停減則四海便到處陽春况此旱魃肆虐之餘何惜此宮中不急之用故費上供節而民力寬民力寬而變可弭也

四日商政務臣又謹按萬曆本年五月十九日皇上視朝畢退御煖閣召輔臣時行等至前金上手一牘授時行曰這是陝西巡按御史董子行本先

生每看時行且看且奏曰臣昨日接得董御史揭帖曾畧節看過其一說撫鎮官當親自巡歷地方其二說巡撫當久任責成其三時行方檢疏中條件未及言上曰是說方面官時行曰是說邊方兵備官宜加優異其四是說沿邊同知通判等官宜慎選用破格遷除其所言多是上曰然邊務重大各撫鎮官不親歷地方專委那小官下人多不用心整理豈不悞事時行對邊事全賴鎮巡身親目擊下吏不敢欺蔽上曰然必須親到地方



某處該修守某處該設備纔好專靠下人查看不  
得時行對言昨蒙 皇上以方弘靜任淺不准推  
陞臣等深服 聖斷 上曰然即有年久的寧可  
加俸加銜不可輕易更動時行叩頭謝 上又曰  
今後有政事再與先生商量時行等復叩頭出臣  
竊惟 召對之典自 孝廟而後久廢不舉而  
皇祖行之于憂旱躬禱之後且 聖諭撫鎮宜親  
歷巡撫宜久任確然廟畫而又有今後政事與先  
生商量之諭今臣觀 皇上待輔臣未嘗不優厚

也且聞講畢傳諭問及邊政未嘗不片言獨斷也  
而獨傳語出于近侍面商靳于講筵則君臣一體  
之情誼何由通而萬機商確之指要何由達臣伏  
願 皇上于講讀畢賜閣臣講臣以面對凡隨

聖意所及或邊信之緩急或兵食之調度或錢糧  
之着落或人材之有用無用或民間之誰苦誰樂  
或傳聞之可信可疑假借 天顏面賜商確今諸  
臣有謀必告有言必陳而 皇上亦可試諸臣之  
留心政務將事情日通而耳目日徹夫訪問親而



釜鬲通釜鬲通而變可弭也  
五日寬言路臣又謹按萬曆本年四月二十六日  
發下尚寶司少卿羊可立乞罷黜以息爭端本內  
有姦黨語閣臣奏宜下科問可立姦黨是誰次日  
奉 聖旨朕昨日覽卿等所奏欲使羊可立明說  
姦黨是誰但人急便胡攀亂指使彼胡發一言如  
國體何朕今發一札子今後諫言之臣要存 國  
家大體不可逞已之私意致起紛爭淆亂國事論  
卿等知之竊惟 皇上下責羊可立之妄言不下

究問姦黨之旨旣惜 國體且安人心當日敢言  
之臣誰不鼓舞生氣今臣竊見科道諸臣或偶以  
偏見習氣瀆奏攻訐情原爲國義實急公而聯翩  
調外幾同放逐夫直言國之元氣虛受君之大德  
且人各殊見議分兩端譬八音之非一音亦五味  
之非一味不得悅絲竹而厭土革不得貴鹹苦而  
厭甘辛宰夫調而主君嘗樂師奏而明堂享若偏  
嗜必無全味若專聽必無全音試法 大皇祖之優  
容而舉朝之正氣舒夫正氣舒則變可弭也



六日懲貪墨臣又謹按萬曆本年八月十三日視朝畢進三輔臣論以陝西亢旱江南大水江北多蝗河南一帶河決上曰近來有司官貪墨不恤百姓又刑獄多有冤枉撫按官亦不爲伸理這都傷害和氣如今懲貪墨理冤獄是第一要緊的事着該部院行與在外衙門知道時行對以今日救荒有兩件一是蠲免一是賑濟上曰雖是蠲賑有司官多侵尅了只充自己囊橐小民不霑實惠上又曰災傷須分別重輕使實惠及民上又諄

諄言有司虛應故事視

詔令如故紙已又曰有

司刻削百姓極了怎得不做盜賊時行固請散銀穀賑濟或者煮與粥吃上曰先生每到閣有該行

的議來行臣竊惟

皇祖於郊壇召對已有有司

貪殘之諭矣乃又惓惓以懲貪理冤爲第一義而責其徒事虛文不修實事可謂洞見民間疾苦今日聖政方新吏道更始揚清激濁正在此時而臣觀郡縣有司刻剝貪汙亦復不少撫按彈壓叅劾頗借耳目于他人寄恩澤于顏面甚有極汗濁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而民不能堪旦夕者尚以新任甲科須久其俸甚其毒而後劾去之果爾則百姓何辜而受此湯火也且貪汙害民之人罪止降調或罰僅免官甚至易改降而就教滿載之貲足以償其挂冠之喜數年之俸原不妨其狼籍之身彼此顧惜面情有司何緣警戒伏願皇上于百度維新之日即嚴懲貪去酷之條又嚴撫按寬容姑息之戒有貪必黜有賊必追夫墨吏除而生氣旺生氣旺而變可弭也

七日飭邊事臣又謹按萬曆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皇上視朝御門畢召閣臣申時行等見于皇極門煖閣上出陝西巡撫趙可懷奏報虜情本授時行且曰這事情若何時行等對近日洮河失事殺將損軍只因洮河邊外有番族兩樣中茶納馬者爲熟番其餘爲生番先年舍虜防番所以武備單薄今者虜王過河搶番故聲言內犯以絕中國之救護皇上曰番人也是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祖宗之封疆督撫官奉有勅書平日所



幹何事既不能預先整頓防範到虜酋過河侵犯纔來奏報可見邊備廢弛皇祖時各邊督撫官都拿來重處朝廷自有法度時行等對如今正要責成他及時整理補注上曰近時督撫等官平日把將官輕賤凌虐牽制掣肘不得展布有事却纔用他且如各邊但有些功勞督撫官有陞有賞都認作自己的功及至失事便推與將官及些小武官虛文搪塞時行等對以督撫只督率調度若臨戰陣定用武官各分信地如有失事自當論罪十六

上曰古時文臣如杜預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諸葛亮綸巾羽扇都能將兵立功何必定是武臣時行等對古來人才難得上曰將官也要揀選好的必謀勇兼全曾經戰陣的好時行等對將才難得自款貢以來邊將經戰陣的也少上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要好的也有只是不善用他雖有關張之勇也不濟事時行對近日科道建言要推舉將材上曰前日有御史薦兩個將官時行等對薦的將官一個是王化熙也是中材一個是尹秉



衡先年是個好將官如今老了。上曰這也不論  
年老趙充國也是老將只要有謀畧。上又曰朕  
在九重之內邊上事不能悉知卿等爲朕股肱宜  
替朕用心分理如今邊備廢弛不止陝西或差有  
風力的科道或九卿大臣前去如軍伍有該補足  
的錢糧有該措處的着——整頓商書云事事有  
備有備無患趁如今收拾還好往後大壞愈難收  
拾了時行等對當初許款貢原爲內修守備外示  
羈縻只爲人情偷安日漸廢弛所以差個三年閱

視。上曰三年閱視是常差如今要特差已復言

款貢。上稱。皇考聖斷者再時行等奏自俺答  
獻逆求封已二十年各邊保全生靈何止百萬

上曰款貢亦不可恃宋家之事可鑒時行等對我  
朝與宋事不同宋時中國弱夷狄強原是敵國今  
北虜稱臣納款中國之體自尊但不可因而忘備  
耳。上曰雖是不同然亦不可媚虜虜心驕意大  
豈有饜足之時須是自家整修武備保守封疆時  
行對深服。皇上廟謨弘遠又奏失事有大小情



罪有重輕若失事本輕而論罪過重非所以激勵人心尤望 皇上寬文法核輕重 上曰如今失事也不輕了時行等對賴 皇上聖恩從寬處分容臣傳示邊臣使之感恩圖報臣謹按 皇祖籌論邊事件件都責成督撫官而歸之以擇將嚴之以查核如曰番人是吾人番人土地是 祖宗開拓的封疆大哉王言華夷一統天地好生之氣象也既說邊臣不能預防又說 皇祖重處各邊失事督撫赫赫 皇靈一怒安民之英畧也既說督

撫輕賤將官又說其勝攘功敗卸罪明見萬里之神識也既說文官也能將兵又說將官還宜揀擇又說擇將在謀畧不論年老坐籌帷幄之本論也既欲遣臣查核而又言款貢不可專恃須自家修武備守封疆安內攘外之完謀也以觀今日邊事件件宜如 皇祖之訓而行之 皇祖以番人爲吾人而今日奈何輕棄遼民 皇祖以番地爲吾地而今日奈何輕棄遼塞 皇祖欲重處失事邊臣而今奈何不斷失陷城池之誅 皇祖責督撫



以擇將責將官以謀畧而今督撫果何以激勵將帥將官果何以克敵立功 皇祖深憂款貢不可恃而今何以羈縻西虜使其長爲我守河西 皇祖命遣官查核而今遼東登萊間兵馬錢糧作何開豁願 皇上召內閣兵部大臣等面賜商確面賜處分將見文臣盡心武臣盡力將勇兵強而收復已失之土地當不難耳夫武事飭而兵氣消兵氣消則變可弭也

八日慎宮闈臣又謹按萬曆十八年正月朔免朝賀 上在毓德宮召輔臣申時行等四臣入見於西室因出雜于仁本付閣臣處分既出 上又命司禮二太監謂時行等可喚張鯨來先生每責訓他時行等奏云張鯨乃左右近臣 皇上旣已責訓他何須臣等 上復傳諭云此朕命不可不遵有頃張鯨至向上跪時行等傳 上意云爾受上厚恩當盡心圖報奉公守法鯨自稱以多言得罪時行等云臣事君猶子事父子不可以不孝臣不可以不忠鯨呼萬歲者三乃退臣竊惟 皇祖



寵倖張鯨而又防其驕縱面召股肱大臣嚴詞訓  
責太阿在手威靈莫測所以近侍悚惕畏如神明  
而又皇祖當日食息起居必與孝端皇后共  
朝夕夫五倫之內莫親于夫婦莫大于君臣夫婦  
一室而子孫昌君臣一堂而天下治只如阿姆保  
護近習逢迎小忠小謹無足倚仗且有迹似保護  
而漸伏深中之陷阱外似逢迎而陰逞跋扈之萌  
蘖全在

皇上察之于早防之于微天下百官萬民之身主  
之自

皇上而皇上之身則惟

皇上自爲主臣見大學士孫承宗疏內云

皇上至尊至貴而又極孤極危赤心忠言讀之涕  
下夫

皇上肉而與中宮母后同朝夕起居則不孤惟  
不孤乃享其至尊外而與閣部大臣講幄儒臣共  
商確講論則不危惟不危乃享其至貴燕私之際  
禍福之門不可不防不可不慎此又保身保民子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孫萬年大根本而消弭天變之大端也右臣所言  
皆天下大事心之精微口不能盡然漸言漸深不  
自覺其愚戇伏惟

聖明曲賜採納

奉

聖旨憂旱步禱乃

皇祖聖德朕以郊祀未行故只在宮中虔禱懲貪  
飭備已屢有旨爾每臣工如何都不遵行其事關  
宮闈的朕知道了本內洗補字樣却不填寫大殊  
不敬着回將話示該部知道

修省紀事

天啓二年四月晦京師大雨雹

詔諭百官修

省時以擅立皇店奉

旨立枷三皇親庄奴于

珠市口而傳聞中璫阿母居宮闈間事甚秘大  
學士孫承宗疏微及之識者謂天變示戒宜防  
其漸臣時編纂神皇召對聖政感事激衷思  
述祖德以類今日修弭急務遂具八款以進  
而未於慎宮闈尤效惓惓疏上聞齋本小豎至



閣中傳言皇上意甚怒奈何詞臣而敢上疏言  
事既而曰以上郊天大禮且未舉便要他步禱  
內閣曰此不過言敬天大意耳又曰遼東一塊  
地方喪盡都不說起却來講這些閒話內閣笑  
應曰遼東事他到也曾講過來又曰上說票  
旨要着實恠他閣票既上內批添出洗補字樣  
却不填寫大殊不敬責令回話既得 旨臣具  
本認罪蒙 恩姑免究九月 欽點典試武闈  
尋遷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明年春三月再  
遷南京禮部侍郎七月以 光廟實錄成加太  
子賓客二品服俸越明年正月聞言乞休屢  
旨以才望慰留比三疏特蒙 恩放歸有遠學閤  
才之衰仍許病痊起用自分狂愚無狀不加速  
譴而屢進階秩草野餘生從容林臥皆 上賜  
也沒齒何以仰報哉

認罪回話疏

奏爲回話認罪事臣于本年四月三十日爲仰體  
聖懷陳 祖德懇行修省實事以回天變事一本



奉 聖旨憂早步禱乃 皇祖聖德朕以郊祀未  
行故只在宮中虔禱懲貪飭脩已屢有旨爾臣工  
如何不遵行其事關宮闈的朕知道了本內洗補  
字樣却不填寫大殊不敬着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欽此伏念臣職備纂修獻替無術偶以亢旱修省  
思效愚忠條奏煩多倩書失慎臣委不能用心詳  
對以致洗補字樣未填臣於積誠感動之誼平日  
養之未熟率爾入告 君父罪何勝誅伏惟 皇  
上量同天地明並日月于臣葑菲之論亦垂乙夜  
之觀在 聖主固採納精搜而在愚臣實鹵莽失  
敬臣心可剖臣罪難逃敢不俯伏以待斧鉞伏望  
聖明哀其愚瞽特 賜寬宥臣愚不勝惶懼戰兢  
之至奉

聖旨既認罪姑免究

甲子乞休疏

奏爲臣病不能供職懇乞 聖明速賜罷歸以保  
餘生事臣稟氣虛怯夙病纏綿去夏屬秋脚脛作  
患祇因感激 君父勢難久滯王程黽勉就途入



部受事未及匝月遂中科彈謂臣無用妨賢開臣  
辭讓避怨臣感其忠告旋疏乞休候 旨杜門束  
裝待罪不料才身旅邸飲食失調寒氣外侵中於  
腑臟痛一生之難免交戰形神曾七尺之幾何頓  
懼冰炭每於伏枕之際轉切首丘之懷止有一歸  
更無餘望且臣之自反實同廢人當 皇上講幄  
弘開之時而臣望輕知止曝未獻於 宸聰值諸  
臣連茹類進之秋而臣品庸見譏席不暖乎留署  
據衆論在必驅之數而臣自無待於驅除荷 聖  
恩憐可用之材而臣益自悲其無用惟願 皇上  
鑒臣病苦早放生還使臣犬馬餘生長沐蕩平正  
直之化卽臣田園朽骨永銜 生成覆載之恩矣  
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擬緩舉 三殿及朝門工程疏

閣試

臣聞聖王順時制動與物行止事不詘于用故功  
敘博舉不違其力故衆庶悅夫工作之事動靜之  
本不可不慎察也臣竊觀今日之事有舉朝見爲  
詘而不能恤其所以詘者財用是也有舉朝見爲



急而不能圖其所以急者 三殿 朝門工作是也夫 三殿朝門在今日誠事之大者 皇上業已卜日鳩工責成伊始矣而臣不揣輒陳鄙見曰 緩之便臣嘗揆時勢量物力知其必不能者三而謹爲 皇上言之曩者司農將作蒿目袖手疏纒纒告乏而內殿北臺輝煌金碧未已也夫當垂橐之家而強爲邊幅潤飾之事勢必有東支西缺之虞并日而圖爲力有幾故內殿之工纔寢而旋議闕庭臣謂其一時必不能故宜緩者一然此猶已事也今歲 長陵之役所費不下數十萬寢園風水仁孝之棘思也一水衡耳旣以供 陵寢又以供 殿門工使鬼而物天來乎都城摧塌以萬丈計所修葺不下數萬金輦轂金湯何可緩也二工方亟而 門殿竝興臣又知其不能故宜緩者二且古者國有大役則天子爲損膳節用出宮中之有以佐之是以民不勞而事集今外藏虛矣四方之民力耗于礦耗于稅即貲郎牧豎無一能應國家之急者勢必覬覦內帑即不吝內帑而官民



之賂賂者復當不貲夫財日積而日匱工日興而日誦民日貧而實怨具此三者爲傷必多則不若暫停以徐圖其後故宜緩者三臣嘗讀我皇上昔年之聖諭也曰三殿未成視朝有待其言諭權稅也曰大朝工畢朕心自有停止之期誠如聖諭則臣下喁喁想望庶幾不日成之臣何爲而敢議緩也夫辨色日昃路寢三朝皆可接見召對若其深宮自秘卽落成和會猶隔九闔且朝輦而夕輪者不可謂非瓊林山積也損其什二尚可耀輦飛而隆鼎構豈顧日夜狐虎漁獵而僅供累年土木之需哉臣又以知其緩不緩不係乎此二事也若二事之舉廢則係乎皇上自奮而已皇上誠行此二事卽殿門未飾不害爲茅茨土階若其因循如昔卽闕庭奕奕臣謬謂太平原未有期也夫國家之事先有人心而後有國計有國計而後有規模夫結人心調國計者明聖之所務也若夫宮室規模之事時急則可緩時緩則宜急此在明主酌時宜度物力而行之語曰舉不失輕重者



智也計不淆本末者聖也伏惟 陛下裁擇

擬東方朔陳泰階六符奏 館試

臣朔昧死奏臣聞天表之應莫章于星星者陰陽之精體生于地精成于天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人君察經宿以精其意通倫類以寤其理側身正事則禍除而福至臣朔讀古聖人軒轅氏之書觀于天地微茫之道以類今日之事敬陳泰階六符臣謹按天有三階一名三能其星有六兩兩而北斗魁之下象天子者曰上階上星男主下

星女主也中階之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之二星元士上也庶人下也其國軌臨在斷皇建有極修陰陽之教順大小之令宮闈肅穆朝宁有章褒閭之亂息狐鼠之隙絕慎舉錯郵政事則泰應上階其國四輔熙亮二公弘化左右齊栗大法小廉諸侯無敖戲驕恣之過郡縣無尅剝慘毒之令則泰應中階其國士安于野民安于畔力田孝弟務本尚賢斑白不負戴黃童知遜讓穆穆和樂康衢載歌則泰應下階故曰上階平則天



子清寧中階平則百職成下階平則庶類亨古稱  
有道之世曰泰平正謂此也臣聞三階窾紐繫在  
上階臣庶權輿統于天子天子精氣所麗締觀躔  
次鑿鑿可符是以聖人慎所持以規躔度明厥職  
以安天象夫上階密邇帝車聯于中央靜則和和  
則光明不靜則戾戾則蒙昧必然之應也行暴令  
喜甲兵修宮榭廣苑囿此皆不靜之所務也占曰  
上階奄奄疏濶言蒙昧似不相聯絡也今陛下騁  
期門之樂而規蓋屋宜春之地以爲苑此正廣苑  
囿之一端也欲侈而不禁更衣行宮不滿其願千  
門萬戶之役紛紛作矣日與良家子馳騁射獵好  
大而思奮一擊甲兵必起民不堪而怨于下上不  
恤而繩以法則暴令滋多數者上階不平之兆是  
臣所大懼也一階不平則兩階俱傾矣臣觀丞相  
御史不能救上夜出微行乃傳會所置更衣是導  
上出也臣壽王又藉南山而筭之夫屬縣草田寧  
堪直鄠杜民哉民絕膏腴之地棄農桑之業規無  
益之事而傷有用之稼朝有從諛之臣而下多不



聊生之民是以貪墨比周之政施於位囂陵盜賊  
之患起于下廉恥滅絕禮讓殘缺臣安見三階之  
不奄奄疏濶也臣聞秦以兵兼并而彗星見二世  
慘毒將相太白再經天高皇帝困平城月暈圍參  
畢孝景時火入翼鬼後有栗氏之事今建武之始  
如日夜出日者星孛之異又徵于中繇此言之世  
之治也深居無動修事養和得天心則嘉祥應之  
迨其失也侈靡馳驟好大競功天所不順神所不  
福則垂錯徵焉昔齊太卜見鈞星在房心之分而  
識地動也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臣朔非能  
察星躔以觀今日之事星躔固將自變易曰天垂  
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伏惟陛下裁察臣朔昧死謹  
奏

請發內帑以給邊餉疏

已酉四月館課

臣聞兵怯而莫戰邊之患也驕而莫制邊之患也  
冗而莫清邊之患也虛而莫覈邊之患也然此皆  
爲有餉者論也今日之邊患則直苦無餉無餉則  
怯易潰驕易亂冗益易窘而虛者益補塞支吾而



兩困此今日之謀邊直須謀餉也夫制事有經久之策亦有權宜之計經久旣不足恃而權宜又無所出則危且亂只今邊餉之急正坐此臣觀近者撫鎮部省諸臣以儲餉空乏計無復之惟有請發內帑可濟須臾無患而我皇上德音不下置若罔聞仰窺 聖意或謂邊事苟安未有剥床之警外府金錢尚可那移補塞多方借支或又以爲即盡出帑藏未必能支各鎮經年之食蠹朽內積決不肯散言之彌亟聽之彌緩夫內帑之在今日以邊事則不可不發以國計則不得不發若其暫出而久乃利小散而益乃大則又不容不發特 皇上未經三思耳臣伏見近者賴蟒以屬夷寇薊門訛震神京建夷驚然邀脅金繒爭論地界已日中無全遼而西北一帶虜如俺荅吉囊昆都哈黃台吉諸部陽受戎索其實牧近塞以伺間倔強叵測戾戍前車可爲凜凜只今惟有十四鎮各整兵馬來則截殺去則固守首尾聲援聯絡相助而十四鎮主客其能枵腹備禦乎夫以各鎮年例通計主



客兵餉歲費京運民運銀七百二十萬有奇而年來積欠不復給補軍無見糧戰馬餓死往聞遼東月糧止四錢每遲三四月五六月不沾實惠各鎮所欠兵餉幾至二百萬矣以餒卒當黠胡以脫巾叫囂之衆据守重地小則風靡大乃從賊耳夫門庭不能禦盜茵廂其能自有乎臣所謂不可不發者此也若欲借給國計乎則司農之窘抑甚事例開而更無例外之例那移盡而不得為移中之移水衡窮于土木光祿窮于上供太僕馬價有借而

無補各省積逋則需其兌解而不能待計今日即日問之司農何益乎夫民間空省直藏空京藏空而宮庫獨饒何為者即復猶豫不忍將誰望乎將誰待乎臣故所謂不得不發者此也臣聞內庫之設也正統以前原以給武臣常祿待邊境緩急故金花俱解南京以示王者不私之意今一礦金至則曰着內庫進收一稅金至則曰着內庫進收非直歸內庫也實歸東裕庫夫東裕庫者宮庫也若羨餘若乾折若鋪墊若抄沒若孝順種種朽積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何可勝計而又積以三十餘年之金花夫此金錢  
在宮則宮中之朽腐也其出之邊則救國命救民  
命之神物爾損其千萬之一二在內庫亦海滴也  
轉脫巾而嵩呼實枵腹以挾纊在邊計則九鼎矣  
况據近日部題仍於陸續邊餉內可扣除者乎唐  
陸贄所謂損小寶而固大寶此之謂也庶人有財  
以豐一身天子有財以豐天下故財惟天子有用  
而庶人僅以無用守之今 皇上散之邊而九邊  
富九邊富而天下富則宮中之真富也九邊因其  
富足而徐修其武備和將士之心揚威于塞外而  
安堵于域中則倍屣所不勝美之利也故臣所謂  
不容不發又以此夫權宜之術不可恃而借之以  
圖經久目今經久百無一二則權宜不可遲頃刻  
皇上慨然發內帑以給十四鎮彼十四鎮將帥不  
得以無餉爲辭于以責其戰守之實怯則鼓之驕  
則繩之冗則裁之虛則補之臨敵進闔則紀功賞  
之失事逗撓則戮之無赦要使其實而餉足將勇  
而士強戰勝而守固夷狄畏而中國尊皆在 皇



上今日一帑藏之發臣聞勾踐投醪卒以破吳况  
大聖人精神恩澤所注塞下軍聲士氣有不赫然  
一新者哉惟 皇上垂察焉

表

擬

上命繪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身戰伐之事

爲圖示

子孫翰林院待制詹同等賀表

洪武元年

洪武元年某月某日翰林院待制臣詹同等

恭遇

上命繪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身戰伐之事

爲圖示

子孫臣同等謹上

表稱

賀者伏以

神武開天爰啓奉先之訓

欽文貽緒特標裕後之圖惟子道莫重于守成肆

孫謀必厯于勦業光生堂構喜溢丹青臣同



等誠懽誠忤稽首頓首土言竊惟成大業者  
方知嗣服之惟艱紹丕圖者應念肇基之不  
易故天子之孝始于承家續大而令王之範  
成于近述遠稽遙想文考之誕膺猶賴武王  
之繼述聖人畧問視爲疏節而所修者覲光  
揚烈之圖後世侈尊養爲彌文而未著者思  
艱圖大之實漢唐而降仁孝漸微海內威加  
徒侈未央之上壽中原業就竟成同室之反  
戈所以子孫之孝道無聞皆繇開創之貽謀  
不遠雖櫛風沐雨間關之戰伐徒勞而播穀  
負薪寢廟之祇承安在惟

大聖撫世樹

鴻標于爲子爲君肆

昭代傳心貽燕翼于古法身法恭惟

皇帝陛下

神明天縱

英武性生

收殘元一統之規東平周西滅楚



開中國八百之會南極越北控胡

追祀追王孝隆于

仁祖

禧祖

訓耕訓歛誨勤于

太子

太孫惟憂勞之事久閱歷于疆場故深遠之謀  
長經營于奕葉當此

天命維新之日正值

皇圖締造之初謂人主治國齊家百行莫先于孝  
而後王居豐履泰萬全必本于勤載之典籍  
爲天子爲大夫爲士庶人芳軌懋隆于一本  
歷之兵革自唱義自定鼎自平列國

雄風爰暢于四征恐前人之模範難親或異日  
對之耳目寢遠不覩溫清之盛軌誰開紹述之  
深思借之爲後事之師須示以古人之象遂  
命勤之縑素飾以彰施按孝經以寫其形容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聖蹟而摹爲故事忽問寢承顏之狀出解衣盤礴  
之餘或鋒鏑矢石之危在丹采青緇之外藏  
之

故府勝于和璧天球傳示

後昆比之金簡玉冊令萬年而後按圖而師仁  
孝之意守天下無異于守一家若億載而遙  
披卷而見拮据之心爲人君自惕于爲人子  
開國之宏摹遠矣傳家之心法瞭然昔太宗  
皇圖列女之屏無關係子若光武麟臺之画祇紀

股肱豈似

鴻圖永存龜鑑臣于論思之地益窺

睿慮之微

大寶初臨豈無粉飾新豐之事

皇輿乍奠寧忘告成岱岳之儀而

皇上追險難而思一本懲驕汰而謹義方顧皇皇  
擘畫于後昆乃鑿鑿垂徵于圖史即此肇謀  
之遠益占泰道之長伏願

作法不遺于近



享成善保其初

為父天而子下民仁行其孝

起兵間而精古訓武偃于文

聿收蕩蕩之功

永紀綿綿之盛臣同等無任瞻

天仰

聖踴躍懼忤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擬唐以翰林學士李吉甫為中書侍郎與武

元衡同門下平章事中書舍人裴均賀表

元和二年

伏以

西署分調爰重鈞衡之寄

北門贊化式和鼎鉉之司惟任賢乃與有為肆

協贊必資于多助懼騰交泰喜溢同人臣均

等誠歡誠忤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天下之安



危係宰相得人則治道開朝廷之鉅細屬平  
章兼任而庸功奏顧股肱輔弼之佐責望重  
則庶政難諧惟筆札翰墨之臣啓沃多則治  
才可試召康輔政猶資東陝之保釐蕭鄮定  
規爰啓平陽之畫一相勗則而魏濟其剛柔  
相軋則導亮滋其同異惟摘藻春華之士試  
之握筭幾于塵飯塗羹若馳辨波濤之才置  
此秉鈞亦是雕龍土梗識見未廣不能借文  
藻以潤太平涵養不深不免執私心而害同  
事一人進而彈冠皇路思簡在之惟明二黨  
分而攘袂都堂嘆事權之久替惟  
聖主能擇賢輔故良臣必倚宿儒幸際  
昌明喜同碩彥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仁明天縱

武斷性生

禮樂用以干戈節鎮之妖氛漸廓

詩書敦爲教化寰中之文治一新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用人追貞觀之休風 納諫倣開元之盛事

延英日對考政事于文章

虎觀時臨拔人材于議論當中葉之後奮然收

旁落之太阿惟獨攬之餘慨然思操割之利

噐邊疆竊據畫戰勝于 廟堂民命彫殘寄

生殖于輔弼爰屢枚卜用擇端揆幸元衡結

綬於同升豈臣均濫竽乎參務若良輔策駑

材而競奮必能調元氣以佐國家如詞臣諳

世務以分猷亦且矢謨明而憂社稷如臣吉

甫文譽聿隆家聲素茂典絲綸而清勤自飭

備顧問而忠愼時將用之納牖淵微旣已閉

邪陳善用之迎刃經濟必且福國庇民擢在

黃扉參于

紫禁以漸老之識見稱量天下應如衡鑑之無

私以久諳之事情調劑舉朝當是藍梅之共

適使臣均不覆鉢于周鼎而元衡得並濟于

商舟且薦賢者臣筮仕之心協恭者臣立朝

之願今臣慶疎庸之多助固惟一人之私若



臣樂太平之有人是則天下之福當今強藩  
跋扈赤子瘡痍在宰相固燮理其陰陽乃  
一人尤主張其理亂治兵不若任德德難喻而加  
之以兵獨斷不如用人人既收而馭之于獨  
倘人主一掣腹心之肘令宵人得乘話言之  
疎將同心亦指爲黨邪豈孤立能襄夫盛治  
伏願

親賢勿貳任相有終

廣視聽于合宮除奸回於煬竈

以和德養天下大臣法而小臣廉

以清心化域中邇人安而遠人格臣無任瞻

天仰聖踴躍懽忭之至謹奉

表稱賀以聞

箋

擬講讀官請

皇太子暑月宮中視學箋

臣伏惟浴淵之日以繼照而光天出澗之泉  
繇不息而放海是以帝王養正預謹其蒙而



賢聖緝熙必成于習惟宥密勤弛之地實元  
良隆替之基苟一念怠而可虞即終日勤而  
非補所以圖書陶其情性秋禮冬詩亦惟保  
傳進之討論周規夏矩位高患不善下故深  
居少而出就多質美望其能充故游息希而  
講求密爲善惟日不足餘力則以學文必遜  
志者能自得師乃慎獨者惟時必敕功無間  
于寒暑學乃底于光明恭惟  
皇太子殿下

仁孝性生· 狗齊天縱不以辨牘見奇而聰明  
特達不以廻車表譽而恭敬有光想

慈壽方屬慶于 神孫惟

義方正厚期乎 宗子欲對

天地祖宗之望須讀帝王賢聖之書在晉接固宜  
對之羨墻在深宮亦無忘其夙夜頃以炎蒸  
甫屈順時令以藏修亦緣清問增勞輟經幃  
之進講雖

聖主旣勞而能愛恐



獻德暫弛而不張一暴易寒寸陰可惜宦官宮  
妾之在御非復臣等講讀之開陳聲色玩好  
之薰心非復臣等詩書之討繹且時難得而  
易失肯消駒隙之光抑心易放而難收寧就  
燕閒之適昔

成祖賜心法于儲嗣諭以篤信力行暨

憲廟頒大訓于東宮責以修身養德並欲無荒于  
時日豈宜少懈于須臾目今

青禁多閒縹緗充御薰風來坐咏歌樂解愠之

休長日會心誦讀咀道腴之味况以

岐嶷夙契開卷便領其精微兼之

式穀有年寓目即堪爲印證自是心清于永晝自  
是業積于尸居于以親前後左右之人于以  
採博聞道術之訓如川斯至乃日之升願

殿下俯納涓埃如愚臣日親几席臣所暫違者  
仙姿日表臣所願補者玉質金相倘于清燕  
之餘時憶芻蕘之語開編而儼親師保啓口  
而恍見古人法



聖天子之無怠無荒得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于國  
家增有道之長而臣亦藉無窮之聞矣臣等  
不勝惶恐屏營之至  
講章

天啓二年四月十二日  
上御經筵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周  
如磐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  
臣張鶴進講臣如磐講論語道千乘之國一  
章臣鶴講書經在知人在安民一章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  
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  
言令色孔壬

這是虞書臯陶謨都是美也美芹必薦于至尊  
美言必獻于君父臯陶自美其言以動帝舜之  
聽也知人是曉得人的才品心術安民是安養  
百姓知人安民是帝王修身兩件大事治天下  
根本全在于此蓋天下國家原與賢人共理得



人則治失人則亂然須要人主知得這人天下國家的命脉全在于民安則生息危便動搖然須要人主去安這民這兩件事合來只是一事故大禹又嘆其兼盡之難帝堯哲是明哲惠是恩惠官人是把官的職事授與人黎民懷之是百姓愛戴思慕驩堯是帝堯時黨惡不公道的邪臣三苗是遠方不服王化的頑民巧言令色孔壬是一片虛謊大包藏兇惡的佞人大禹說道吁既要知人又要安民雖帝堯大聖人也

也覺不容易何以故謂之知人必定是聖人本性上天聰天明如同明鏡辨別得人的好醜妍媸出來方能使大小庶官各當其職如某人材料該任某件事某人品格該任某樣官以天下的人才分理天下的政事官無不當則事無不修這纔是知人謂之安民必定是聖人本性上慈祥不忍如同天地之好生常想着百姓的苦樂都是我身上相關的痛痒一民飢便如我飢一般要他人人飽食一民寒便如我寒一般要



他人人煖衣實實把仁愛的念頭去布德施惠  
天下的百姓就像嬰孩思念父母頃刻不能忘  
纔謂之安民既能有知人之哲又能有安民之  
惠則賢人君子都在朝廷雍熙太平都在世界  
雖有比周黨惡如驩兜那能欺蔽聖明之主不  
足憂慮他雖有負固不服的有苗自然歸我德  
化之內不必遷去他雖有大包藏凶惡之人豈  
能騁於正大光明之世不足畏懼他夫小人結  
黨朝廷之患然豈不聞仁智之君在上君子道  
長則小人道消夷狄亂華邊疆之患然豈不聞  
仁智之君在上內旣順治則外自威嚴可見知  
人安民功用之大兼盡之難如此夫至聖如帝  
堯豈真難于知人安民大抵難之一字古之帝  
王時時在念君也要知難臣也要責難故論語  
上說箇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聖人治天下惟日  
不足那能滿得我心願來所以爲堯之欽明舜  
之就業也恭惟我

皇上天縱聰明性生仁愛如年來 先朝碩彥起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用田間近日講幄儒臣特簡入輔是即堯舜  
知人之哲矣又近讀

聖旨新徵加派一朝停罷避難遼民安插撫綏是  
即堯舜安民之仁矣然臣竊謂

皇上加意安民先要留心知人蓋人是替我安百  
姓的人若知得他便進退人才衡鑒不爽在位  
都是憂國愛百姓的正人矣 朝廷之上覈百  
僚自然朝政修舉閭閻受福郡國之間簡守令  
自然貪殘逆黜黎民樂生邊疆之地擇將帥自  
然鞭撻蠻夷內地不擾這一點大智大仁的源  
頭更望我

皇上清心寡欲以培養之親賢納諫以擴充之勤  
政攬權以振起之天下共仰堯舜之君四夷盡  
歸唐虞之化臣愚不勝至願



國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